



物书

玄武 / 著

BESTIARY

也许有人从关于动物的文字中读到别的东西，谁知道呢。陈寅恪晚年最后的著述是关于妓女的书，也许那是他在当时唯一想写和能写的题材。大家都知道他要说的，并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妓女。

我没有与陈老师先生搅在一起的意思。我没有他的学问，他的智慧，甚至连他的骨气也没有。

——玄武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物书

玄武 / 著

BESTIARY

也许有人从关于动物的文字中读到别的东西，谁知道呢？陈寅恪晚年最后的著述是关于妓女的书，也许那是他在当时唯一想写和能写的题材。大家都知道他要说的，并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妓女。

我没有与陈老先生搅在一起的意思。我没有他的学问，他的智慧，甚至连他的骨气也没有。

——玄武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物书 / 玄武著. -- 贵阳 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7.3

ISBN 978-7-221-14014-2

I. ①物… II. ①玄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47729号

书 名	物书
著 者	玄武
出 版 人	苏 桦
责任编辑	黄 冰
装帧设计	黄 冰 丹 丽
封面作品	董 重
内文插画	董 重
出版发行	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
社 址	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 贵州出版集团大楼（邮编：550081）
印 刷	深圳市和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mm 32开
印 张	11.875
字 数	280千字
版 次	2017年04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0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21-14014-2
定 价	38.00元

梦豹（代自序）

昨夜梦见了一只豹子。它不像一般的豹那般花，而有些偏灰黑色，像我五月份见到的、差一点买下的那只幼豹。但它是大豹，在梦里有很高的个头，很长，它的肢体前半部分像有些透明一般，似乎随时会在空气中消匿。它旁若无人地向人群走来，众人一片惊呼。背景是家乡的院子，很多孩子。四姑父在，他说：别怕、别怕，豹子不咬人！伸了手去抚摸那豹的头，豹迅速地站起身来又俯下，蹭他的腿。

众人惊悸地望着它。突然豹身朝高墙的方向一跃，在梦里消失了。

它再次出现在梦中的时候，是自一条窄巷迎面而来。它无声无息地走来，很镇静，舐着背上的骨头。我忘记了害怕，记着姑父俯身的动作和他的话，在梦里好像一直疑心他的话是咒语。我是那般渴望留住它！相对这渴望而言，惧意已经无关紧要了。

我俯身去摸它的头，看上去很坚硬很光滑的头，感觉它是柔软的，豹围着我无声息地转，围着我蹭我的腿。

我带着豹子出现在老家的院子里。一些孩子跟着我。一个

拖着鼻涕的黑壮黑壮的小男孩，说话还不大利索，他说，豹子能养，豹子不咬人，豹子能养活，它吃东西时要在人背后。我记得自己在梦中的疑惑，这孩子是山上猎人家的吗？他家里是不是养过豹子呢。

后来好像剩我和豹子两个了。我想着怎么养它，跟着它在院里转悠。它一点也不怕生，对什么东西都好奇。爪子东探一下，西抓一把。一只猫进了院门，白颜色的猫，好像很面熟，在门槛上它便被豹截住了。猫不敢跑，豹伸了爪子拨弄猫，猫哇唔一声，翻了个，肚皮向上。我大喊：别！

豹像没听见一样，不过看上去它对猫并无兴趣。它走向鸡舍，撑着前腿，低了头盯着鸡看，在梦里我的心通通直跳，在梦里我感知着鸡的恐惧。豹突然一回头，我望见它嘴里叼着一只兔子。

我大声喊：放下！快放下！

这真是一只傲慢的豹子，它似无所闻，又仿佛有意不加理睬。它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我想，这真是没有法子可想，我没有办法让它听懂人的话，更没法让它听人的话。它唯我独尊，我行我素。我想着，我也不能揍它，若揍它便会反抗，会愤怒地撕咬我，我未必打得过它，或者一定打不过它。我想着这些，醒了。睁眼时豹子的形象迅速地褪去。使劲地睁眼，它似乎仍在黑暗中不断地褪去。

这真是一个逼真的梦。梦中的情绪：紧张、些微的惧意、惊喜、惋惜、无奈。

我心里怦怦直跳，叫醒沉睡的女儿暖，她当时十一岁。我说暖，你梦见豹子了吗？暖迷迷糊糊地说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正做着梦，这个梦好像挺有意思的，你叫我，我一下子就把梦忘了。



董重作品 / 纸本水彩 / 56X76cm/2010

目 录

梦豹（代自序）

第壹辑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002 | 闯入都市的豹 |
| 006 | 温小刀 |
| 028 | 第十九只飞鸟 |
| 036 | 乌鸦之书 |
| 044 | 一九八三年的鼠灾 |
| 061 | 村庄凶猛：一九八〇年代之蜂群炸窝 |
| 064 | 大头的故事 |
| 067 | 代老虎所作的小情歌 |
| 073 | 春天里 |
| 075 | 松鼠窝 |
| 077 | 喜鹊贼 |
| 080 | 飞鸟殇 |
| 082 | 微文：月咩 |
| 088 | 村子的小神 |

第贰辑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
| 102 | 无声无息的豹 |
| 105 | 鹰 |
| 108 | 孔雀 |
| 111 | 狮 |
| 116 | 虎，老虎，大老虎 |
| 120 | 狼 |
| 123 | 象 |
| 127 | 驼 |
| 129 | 牛 |
| 132 | 马 |
| 136 | 鹿 |
| 140 | 鸦 |
| 144 | 燕 |
| 151 | 雁 |
| 154 | 喜鹊 |
| 157 | 鸡 |
| 160 | 苍蝇 |
| 163 | 苍蝇，或一个时代 |
| 168 | 蜂 |
| 171 | 蚁 |
| 176 | 虱蚤 |
| 179 | 鱼 |
| 182 | 癞蛤蟆 |
| 185 | 反哺的故事 |
| 188 | 狗 |
| 194 | 伤害 |
| 198 | 猫 |

第叁辑

- | | |
|-----|------|
| 204 | 巨鱼 |
| 213 | 唯一的猫 |
| 222 | 乌鸦 |
| 227 | 龟·蛇 |
| 232 | 青鸟 |
| 235 | 精卫 |
| 248 | 蚕马 |
| 261 | 盘瓠 |

第肆辑

- | | |
|-----|------|
| 278 | 另一只虎 |
| 281 | 豹 |
| 285 | 龙 |
| 291 | 蛇 |
| 295 | 猿 |
| 298 | 羊 |
| 301 | 兔 |
| 304 | 鼠 |
| 307 | 猎狼 |

第五辑

- | | |
|-----|------|
| 314 | 狗仇 |
| 317 | 剪鹰 |
| 320 | 恶鸡 |
| 323 | 杀猪 |
| 327 | 鸽事 |
| 329 | 猫命 |
| 331 | 缚蝶 |
| 333 | 狼患 |
| 337 | 养蜗 |
| 341 | 野兔 |
| 346 | 蝠舞 |
| 350 | 松鼠 |
| 354 | 城市怒马 |
| 358 | 追赶 |
| 363 | 豹皮 |
| 366 | 后记 |

第
壹
辑

闯入都市的豹

温小刀

第十九只飞鸟

乌鸦之书

一九八三年的鼠灾

村庄凶猛：一九八〇年代之蜂群炸窝

大头的故事

代老虎所作的小情歌

春天里

松鼠窝

喜鹊贼

飞鸟殇

微文：月咩

村子的小神

闯入都市的豹

题记：一年多后我才知道，这只咬断太原动物园里三根铁筋蹿出猛兽笼、进入城市中心的华丽大兽，原来竟是我的老乡。它是翼城豹。我在县里宣传部门的朋友目睹了抓捕它的过程：它已受重伤，躲着的崖洞口罩了铁网，我朋友仰天躺在崖下举相机拍它。朋友说，它冲出洞口、撞进铁网然后在空中坠落，像一只无边华美的巨大花朵。

中条山无虎，它是山林间最凶猛的兽。也许并不嗜杀，仅仅喂养自己饥饿的胃而已。它不比人更贪得无厌。这皮毛华丽斑驳的大豹，对山林的统治说不上好，也不见得坏。它在夜里树丛间奔跑，自枝叶疏漏下来的月光，诡异地掠过它蛇一般回环自如的身体；丛林中的兽为之惊恐，因此逃窜、嘶叫、藏匿、搏斗，兽们也因之更为敏捷和健壮。

但这花豹的野性并不囿于山林为它自然划分的疆域。它频频下山，猎杀农人们畜养的家畜。那些侥幸未死的大牲畜的皮毛原本该将是人平滑的皮衣，现在留下了它深刻的爪痕。

它终于落入了专门为它精心而制的捕兽夹和陷阱。激烈而徒劳的挣扎之后，它不得不忍受既定的命运：一大群两条腿动

物的围观和指点，这让它愤怒欲狂——日后它在无助和习惯中对此渐渐麻木；还有胆小的猎犬对它的狂吠。它会以为犬吠是对它尊严的冒犯吗？

它被装进为猛兽特制的笼子拉进城市，送到动物园。被麻醉枪击中的豹不过是一堆能活动的肉而已。但它折断的腿骨也在日渐康愈。

新闻报道：晨。太原市坡子街铁菊巷的霍大妈趁女儿还未上班，先骑了女儿的自行车，带小外孙去住在食品街的老朋友家。小外孙在朋友家睡着了。可霍大妈又急着回家给女儿送车子，就先骑车回去了。

女儿骑车走了。想外孙还得再睡一会，等做完家务再去接也不迟。她在厨房擦煤气灶，忽然听到外面房顶上轰隆轰隆响。谁家孩子在捣乱，霍大妈边想边往外走。屋檐下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往里看，这一看不要紧，差点丢了魂，一只豹子的头闯入她的眼帘——豹子就躺在她家里屋、小外孙以往睡的那张床上。

它在动物园里仅待了一个星期。在山林里，它的野性是散漫随意的。当漫山遍野草木森林、洞穴悬崖缩小为一个逼仄的铁笼时，它的野性也在聚集中迸发，凶狠因之变得深思熟虑。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六日黎明之前，无人目睹它在黑暗中忽闪的眼睛。它咬断了自己三颗利牙，三根直径十六毫米的铁护栏。

它在动物园的围墙上悄然站立。伸出舌头舔舔嘴边流出的血，它有吼叫了一声吗？

它在动物园外围墙下的黑暗里踽踽独行。路灯惨淡地亮着，让它不安。这金钱豹，土豹子。它对城市的迷惑和惊恐，与人

在丛林的感触相较，大概过而甚之。在丛林它常常毫无声息地夜行百里，但这是城市，它是土豹子。汽车尾气的刺鼻气味，烟囱的气味，没有一点它所熟知的气味。它想听到某一个动物受惊逃窜的叫声；没有。它想蹿上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，把自己藏起来；没有。

一个下夜班的人骑单车歪歪扭扭拐进一条黑乎乎的胡同。它无声无息地跟在后面。它搞不懂那两条腿和两个轮子的事情。跟了一会，它放弃了。

一辆汽车呼啸而过。它吃了一惊，漫无目的地向着黑暗里奔跑，然后停下了。

总有各种古怪的声音，让它浑身肌肉紧缩。它当然不明白，那是一个早起的人咳嗽着抽烟的声音。

现在天已经蒙蒙亮；它感到迫近的危险。它想找个山洞藏进去。

它悄然进入一幢楼房。黑暗里敛了锋利的爪子上一节一节的楼梯。一个什么声音响了一下，楼道里的灯唰地亮了。它嗖地蹿了出来。

这土豹子，它在一大片平房狭窄的通道间碎步前行。这孤独不安的土豹子，天色越来越亮，它急迫需要找一个洞穴置身其中。在光怪陆离的城市里，一排排低矮的平房最黑暗，也略让它感到安全，这平房和其间逼仄的胡同，最能让它想到低矮的树丛或者高草丛。

它进入一个拐七拐八的大杂院，在一扇打开的窗户前停下，前腿趴了上去。没有声音。里面有一股幼兽的气味。它轻轻一跳。

它躺在霍大妈小外孙的床上，睡着了，开始做一个猛兽惊恐的城市之梦。在完全无知的场所，它以为找到了一个自己相

对满意的洞穴。

我一个多月后才见到那些豹子。它们在动物园的铁栅栏里逡巡，凶狠凌厉的目光让我想到，我在它们眼里不过是食物而已。那眼神里有遭受屈辱之后的报复欲么？我不知道它们中哪一只，是曾在并州的大街上游荡过的豹。我无意中打了个呵欠，一只豹立刻朝我龇开了森然的嘴巴。我没有看到嘴里有断牙的痕迹。

豹笼旁边就是虎、狮。铁笼的间隔，使它们即便嗅着对方危险的体味，也空有警惕戒备和防范。这些必将松弛，就仿佛它们的肌肉必将松弛。我五岁的女儿昨天夜里说：爸爸，关上窗户吧，要不豹子进了咱们家，可咋办呀？这时候已经过去一年了。

温小刀

第一章 小刀

回家

在熙熙攘攘的闹市感知到他，感知一个目光的注视。茫然四顾，无数面庞慌乱地忽闪、错置，没有什么。这些脸不过是水流激起的小浪花，而水奔涌前去。它们甚至只是些微的波光，融入二〇〇五年四月某一日下午的天色。

继续前行，我听见他。小兽的声音孤弱、低微，像发自地下。

在卖犬老太的纸盒里探头向上望着，他第一次看到我的脸。这是他惊人的记忆里，存留的我最为原初的形象，而我易朽的面容很快改变，我自己不会再记得。

他瑟瑟地蜷缩着，如此弱小，以致不能逾越一只纸盒的高度。

我在卖犬老奴的纸盒前蹲了很久。——我想了些什么？

骑车回家的时候，感觉到他在我两腿间挣扎。车过一个小坎、一颤；在瞬间仓皇低头，他毛茸茸的头、努力自行车把上挂着的塑料袋里探出来的毛茸茸的头，正掉下去，跌落塑料袋底。

风大、车疾，我在瞬间看到那张小兽的脸，狭长，软弱，无辜，他的眼睛迷茫，有眼泪浸出。

摩托车轰鸣，幻觉中我听到他无助地嘶叫。离开那个有着他体温的暖意的纸盒，置身于一个晃动的袋子中，他不知要前往的地方。

我不能低头看他，专心骑车。一路眼前浮现他嘴边被泪打湿的一根兽须：白的颜色，在光中晶亮地湿润地闪烁。

他太小了。我居住的房子显得庞大而空旷，空旷到有些凄凉。小心翼翼把他托在手上，他仅仅略长于我的手掌。

他在地上来回地走动，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，随时会跌倒的样子。他唔儿唔儿地叫着，寂寞强烈地弥漫开来，人心中隐隐作痛。

我坐在窗边的写字台前，点燃纸烟。低头去看，他在脚下，奋力顺着我裤腿往上爬，咕噜翻倒在地上。他唔儿唔儿地叫着，我的脚觉得他颤。是房间里的冷意吧。

抱起他放在铺着长垫的椅子背后。他在背后蠕动。想起他时回头，他蜷着小小的身子睡了。

醒来

午夜来临或离去。我把他放在阳台一个垫满布子的纸盒中。熄灯后的黑暗中，仿佛有物在房间里走动，但没有声音。他在到处找我。这太小的兽，眼睛还不能够望到床上。我屏声静气，等待他回到纸盒中去。

但他终于在床边停下。稍顿之后，他发出尖细的低低的哭泣声，像哀求，祷告，做错了事情请求宽恕，或者是别的什么

东西追赶他、要抓住他，他迫切地觅求护佑。我惊异于一只小兽，可以发出这么多似乎情感内蕴丰富的声音。

我不去理他。竭力不出声。但他某一刻的哭声令我心中一揪——那哭声像绝望一般戛然而止。我听到他试图向床上蹦的声音、下垂的床单被抓空的声音、他滚落地上的声音。在黑暗里坐起，一只手探身抱他。我摸住了他的头，他的脸，摸到了湿漉漉的东西。我扭亮台灯。

现在他坐在我手掌里了。昏黄的静谧的灯光照着他黄褐色的短毛，他的眼睛里全是泪水，怜意在心中汹涌着泛上来。我起身，一手抱着他，一手拎起我平时坐的椅子，放到床边。又拿来一张旧毛巾。把他放在椅子上，给他盖上毛巾。返回床上躺下，熄灯。

他在黑暗里窸窣窸窣，发出轻微的哼声。他仍然想靠近人，渴望挨住人体时的那份温暖 and 安全感。我不知觉间伸了一只手过去，抚摸他小小的、毛茸茸的头。他安静下来。幼嫩细碎的牙齿轻咬我粗糙的手指，微疼又痒；他湿热的舌头舔着我的手心。

清晨醒来，他摊开身体，头枕着我的手，眼睛紧闭。我轻轻抽出手臂。

穿衣起床，方才想起刚才他丝毫不动。我突然有些恐惧，俯身去看，他的身体僵直，眼睛紧闭。我拨弄他的身体，我抬起他的头，他不动。

心暗沉下去。仓皇四顾，陡见他的后腿直直挺后——再看，他向前上方伸展了前腿。他伸懒腰呢。